



●小说中的衣食住行

大都市的寻根之萍

李潇

“弄堂里有几个小女孩在跳橡皮筋,皮鞋底擦着水门汀的地,有一点回声从弄堂的壁上碰回来。下午三四时的太阳光,黄黄地照耀着。小女孩的衣裙,在阳光里,变得很美丽。”这是当代作家王安忆的小说《富萍》的开篇场景,描绘的是20世纪中叶上海的寻常巷陌。这一切看似普普通通,在来自苏北乡下的少女富萍眼中却格外新奇。

与“浮萍”谐音的名字,暗示了富萍孤苦无依的身世。她自幼父母双亡,虽然有个舅舅在上海谋生,却几乎没有见过面。在叔叔的安排下,18岁的富萍和文弱的同乡青年李天华订了婚。李家虽然人口多、家境差,却有一项媒人着力强调的“闪光点”。原来,天华从小被过继给父亲的婶母当孙子,这位没有血缘的奶奶在上海当了30年保姆,有着稳定的收入。富萍来上海暂住几个月,也是奶奶的授意,让她在帮自己干活之余能见世面,早日帮天华挑起家庭的担子。

在奶奶和她的保姆朋友们看来,富萍显得“不够安分”,这个看似木讷的女孩,其实有着玲珑的心思,她随时观察着身边的男女老少、大街小巷,并借帮东家购物的机会,尝试探索这座以前不敢想象的大都市,“富萍看见了,水晶宫的底下,劳动和吃饭的生

活。这使她接近了这条繁华的街道,消除了一点隔膜。”

春节将近,奶奶开始催富萍回去办婚事,富萍却明显犹疑起来。“她给富萍买了一件红绸棉袄,中式装袖,是上海最近流行的样式。奶奶让富萍试穿,富萍不肯,让奶奶放着。奶奶给富萍剪了一段银灰‘舍味呢’,要带她去做一条西式裤,富萍不去,说等等再说。”奶奶没想到的是,富萍没有和她打招呼,自己去了闸北的棚户区,找到了多年没有联系的舅舅一家。他们做着运垃圾的工作,却把简陋的住房打扫得干干净净,对生活充满热情,让富萍对未来产生了朦胧的憧憬。在上海的几个月中,她尝试着做一些短工,第一次挣到了完全由自己支配的收入,“劳动使她意识到自己是个有用的人,在哪里活不下去?”

大年初三,富萍穿上了为结婚置备的新装,和奶奶、其他保姆一起去逛了街,“红绸面将脸映得红艳艳的,头

发呢,乌黑,奶奶又强着她别上一个翠绿的花卡子,真的很娇呢!”看着富萍嘴角的笑影,奶奶心里想的却是“一定要把富萍好好地交到孙子手里”,她悄悄给家里寄了信。

没过几天,李天华带着礼物来上海探望,也有催富萍尽快回去之意。富萍趁二人单独相处,提出“我们分出来单过”的要求,遭到了李天华的拒绝。“他晓得,他们这个烂摊子的家,就靠他了。他要早日娶进媳妇,媳妇是他的帮手,过日子的帮手。”富萍认识到缺乏主见的李天华并非良配,加强了“出走”的决心。她不怕吃苦,但不愿意自己的命运始终受人摆布。富萍毅然留下了所有行李和未来自家婆家给的钱,无声地宣告婚事终结,独自去了舅舅家。

在棚户区,富萍帮着舅舅舅妈打短工,结识了一对以糊纸盒为生的母子,儿子与富萍年龄相仿,腿有残疾,擅长修理事物。“炉子上滚着一些土豆、山芋之类的炖菜,散发出酱油的带有酵味的咸酸气,是母子俩的饭食。富萍心情很安谧,因为这对母子都生性安静,还因为,这两个人的境遇甚至连她都不如,可是也过得不坏。”

不久,富萍和这个残疾青年结为夫妇,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人生。黄浦江畔的都市边缘,多了一个简陋却温暖的小家,“浮萍”终于扎下了根。

林清玄说过:“让自己活成一朵花,香给这个世界看。”20多岁时的我就读过这句话,那时只感觉文字美得纯粹。多年之后的今天,这句话又撞入我的视野,再次品味,竟读出了生命的厚重感。

活成一朵花

杨应和

人过留痕,雁过留声。我们来到这世上,不能只满足于一日三餐,不能浑浑噩噩如蝼蚁一样随波逐流,总该为这个世界留点什么吧。恰如林清玄所说,“让自己活成一朵花,当你老了,就可以问心无愧说我来过,不至于带着遗憾和抱怨悄悄地离开。”

那么,该如何活成一朵花呢?答案或许正始于一份清醒而谦卑的自我定位。不求富贵如牡丹,色彩惊艳所有人。也不求傲骨凛然的梅花,暗香迷人。哪怕只是成为一朵小花,独居墙隅,暖阳下默默生长,寒风中积蓄力量,待春暖花开,绽放属于自己的春天,也就足矣。

这份绽放的初心,相信很多人都萌生过。但由于好高骛远,不切实际而泡汤。也有些人确立了目标,却经受不了过程中的种种意外,半途而废,功亏一篑。王国维的人生三重境界,恰好为这份绽放的修行,提供了生动注脚。

他巧借晏殊、柳永和辛弃疾这三个古人诗词的精华,生动形象地阐明人生的三重境界,恰似一朵花从初始的含苞、过程中的蓄力到最终盛放的完整旅程,将抽象的修行具象化了。

第一重境界,是晏殊的“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”的觉醒。犹如种子在黑暗泥土中感知到地壳之上有光,于是萌生了“我要开花”的初心。生而为人,有份不甘平庸的志向,有份渴望“绽放”而非仅仅“存在”的自我意识。这也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。

第二重境界,是柳永的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的坚守。种子破土而出,它被烈日炙烤过,被暴雨打击过,但始终向着天空伸展枝叶。就像邻居阿姨退休后学书法,哪怕有人嘲笑“一把年纪瞎折腾”,她也从未停下笔墨。强者愈挫愈勇,而弱者望而却步。

第三重境界,是辛弃疾的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顿悟。有了明确目标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后,成功的彼岸就不远了。

林清玄的“活成一朵花”,与王国维的“三重境界”,初看毫无瓜葛,细品之后才发觉,二者相辅相成,缺一不可。前者是“果”,是我们愿意活成的“状态”,后者是“因”,是抵达此状态的“路径”。这三重境界,恰似一朵花从含苞、蓄力到最终盛放所具备的条件。

生命的意义,不在于喧嚣地证明自己存在,而在于安静地、坚韧地生长,最终绽放给这个世界看。每一朵努力盛放的花都值得被温柔以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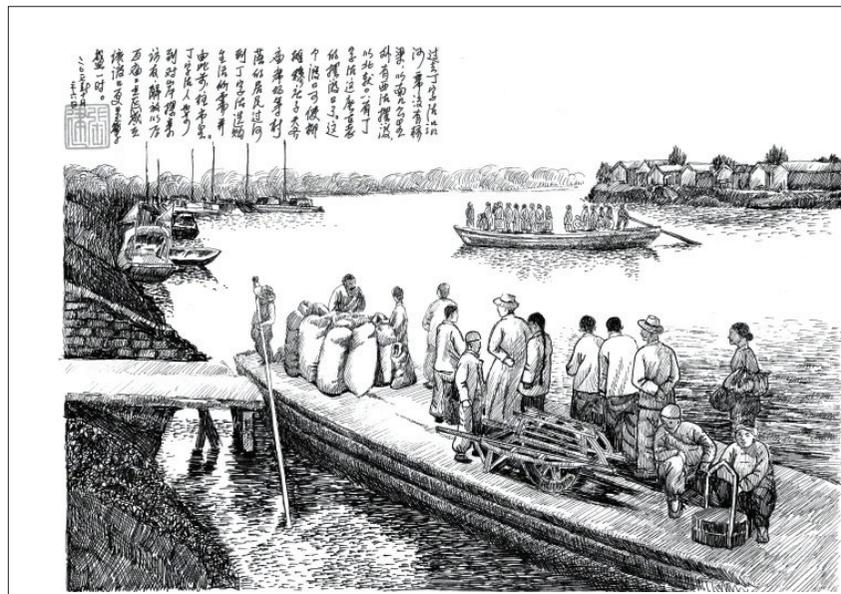


●网络新词语

票根经济

王锦辉

“票根经济”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型联动经济模式。它以演出、赛事、景区门票及交通票等凭证为纽带,将这些票证转化为后续消费场景的优惠凭证,从而带动“行、游、购、娱”一体化消费。通过票根经济,消费者可凭票根享受餐饮折扣、酒店优惠、文创产品兑换等权益;而商家则能借此实现精准引流,提升客单价与客流量。近年来,这一模式持续升温,有城市已将其纳入扩大消费专项行动。比如依托演唱会将门票与众多优惠挂钩,观众在看完演唱会后,可凭借门票根兑换当地景区门票,还能参与部分商家的咖啡买单、酒店入住直降等活动。



丁字沽从南到北三里地,东面守着北运河,是一块狭长的地貌。早年与外界相连的,除了主街,就是摆渡口。古老的摆渡口位于丁字沽偏北头儿,在德明胡同和万隆胡同附近。丁字沽北大街恰好在此贴着渡口拐了个弯,所以这里显得比较开阔。过去,丁字沽人到对岸的柳滩大多是串亲戚,而柳滩人

●图说历史

丁字沽摆渡

长弓 文并绘

丁字沽是为了逛街购物。据当地老人回忆,渡船长约十米,宽三米多,单程可乘载二三十人。上世纪50年代,对岸陆续建设了白庙工业区和北仓工业区,在丁字沽一带居住的职工到工业区上班,多靠摆渡过河。至上世纪60年代初摆渡口改为浮桥,2003年建成人行便桥。

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。过节之际,不少人家颇有特色的一项活动就是贴年画。

年画起源于汉,发展于唐宋,盛行于明清。作为一种特有的民间美术形式,它在宋代叫“纸画”,到明代称“画贴”,至清代始称“年画”。年画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信仰,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,大都用于春节时装饰居室,承载吉祥喜庆之意。年画的题材主要可分为风俗、戏曲、仕女、童子等几

贴年画添年味

雍笛

类,其中“一团和气”“八仙庆寿”“万事如意”等内容,约在明代已趋于定型。

传统民间年画多用木版水印制成,天津杨柳青、开封朱仙镇、苏州桃花坞、潍坊杨家埠等地的年画产品久负盛名,各有千秋。20世纪初,随着

西风东渐和商业的发展,将国画工笔重彩与西洋擦炭水彩相结合的月份牌年画应运而生,其题材有戏曲故事、时装美人 and 吉祥祥瑞等。

年画是许多国人采买的年货之一。北方人家买的年画内容往往是胖乎乎的娃娃怀抱一条大鲤鱼,鲤鱼身上片片鱼鳞清晰闪光,讨个“年年有余”的吉利。过年时把年画张贴在自家门口和居室墙上,为春节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和年味。